范太史集

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二十六　　宋　范祖禹　撰

奏議

論邪正劄子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崇政殿進呈奉旨留中

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衆不足從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懼災異不恤衆言悉變更祖宗舊政多引小人以誤先帝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引去又啓導先帝用兵開邊

結怨外域至熙寧七八年間天下愁苦百姓流離幸賴
先帝聖明覺悟再罷安石兩逐惠卿終元豐之世不復
名用而所引小人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如蔡確連起
大獄王韶開邊熙河章惇開邊湖南沈起引惹交賊寇
陷三州朝廷討伐前後死傷二十萬呂惠卿沈括俞充
李稷种諤等興造西事死傷者又二十萬先帝悔悼親
諭輔臣曰安南西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朝廷不得不
任其咎又言呂惠卿可誅元豐之末吳居厚行鐵冶之

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李元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北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比屋思亂當此之時人心懍懍朝夕不保幸賴陛下與先太皇太后蚤從衆言悉罷新法修復舊政天下之民如解倒垂九年之中海内晏安事理無疑明如日月外至戎狄無不咸賴唯是向來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進姦言上以

惑誤陛下次以傾害善人下以脅持羣臣萬一陛下過聽而小人復用豈唯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宗室自此陵遲不復振矣臣每思元豐之末人心已離不意朝廷復有今日所以不避萬死為陛下明言之伏望陛下常以社稷為念深懲小人傾危國家明諭執政大臣凡向來所逐除已死亡外存者屏廢永不復用則海內無不安枕矣取進止

論宦官劄子同上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葢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

黃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
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
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
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刼遷明皇於
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沒貴為
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
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
播遷於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

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為陳洪志所弒敬宗為劉克明所弒文宗欲討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於没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為父天下大亂黄巢賊起播遷於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内韓全誨等刼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刼遷昭宗遂弒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

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為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交搆兩宮致慈聖太

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
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
内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為魁傑憲總
兵熙河燕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燕領四路其權勢震
動内外自陜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敕募兵州
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
誘夏賊致永樂陷没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
役無時休息権舟船置堆垛綱市井之徼利奪細民之

衣食專事刻剥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名内臣十人續又名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

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

之必以為政出宫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
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
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
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鮮體他日雖
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
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
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
外者必先治内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

右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內外為小人所誤外興師旅內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

不便民之事皆羣小所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嘗痛之故不顧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詞以為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日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

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之主惟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竊以獻納自任今茲事體實繫朝政汙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取進止

論曹誦劄子

臣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事候姚麟回日

依舊雖非正授止是蹔權然於事理有二不可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餘年無兵變也自唐室衰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興發也今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權任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祖宗制兵之意其不可一也自英宗以來不用外戚管軍蓋以管軍之臣止

有三人而外戚素非將領又無勲勞止緣恩澤遂為統
帥豈得將士心服哉神宗時曹佾雖為中書令封郡王
止奉朝請而已今陛下初聽政而開外戚管軍之漸示
人以私非所以為後法其不可二也臣無言責然備位
侍從國家事有未便無所不當言與其言之於大不若
言之於小言之於著不若言之於微伏以先太皇太后
九年之中内外無毫髪之私天下未嘗有間言陛下總
覽庶政四海方屬耳目臣之愚誠不欲使有識之人指

其事不善曰此先太皇太后時無之今陛下有之思其事善曰此先太皇太后時有之今陛下無之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改正庶不違祖宗故事取進止

辭潤筆劄子 十二月十五日

臣先奉勅撰故魏王墓誌已具進呈今月十四日懷州防禦使孝詒與臣書送潤筆銀二百兩絹三百匹臣誤膺詔委撰述誌銘翰墨微勤乃其職業豈可緣公輙受

饋遺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孝誼寢罷臣無任懇切之
至取進止

論宣押知舉官劄子

臣伏見祖宗時差知貢舉官常以晝日入省近歲每宣
名知舉官至閤門須等候其餘官作一番押入或已昏
晚則受勅於宮城門外往往夜深方入試院元豐八年
孫覺同知舉臣為點檢官親見覺宿於東華門外衛士
榻上天將曉方隔門受勅而去臣竊惟朝廷差侍從近

臣兩省以上官知貢舉及同知舉委以進退天下多士其體不輕而近世陵遲至此恐非所以觀示四方為國光華也臣欲乞自今宣知貢舉官到閤門三人已上令便受勑先次差内臣一人押入乞下禮部施行取進止

論點檢試卷官劄子

臣竊見禮部貢舉差點檢試卷官二十人自來久例點檢官先考校書鑿等第送知舉官然後知舉官再考定去留高下點檢官自入試院未謄録到卷子以前及將

卷子送知舉官以後別無職事止是中間考校及候知舉官考畢然後分定合格卷子點檢雜犯故前後空閒之日常多考試點檢之日常少而知舉官以夜繼晝力猶不給臣愚欲乞將點檢官二十人分屬知舉官每員各得屬官五人使之相通考校去留高下可以共議如此則不獨任一人之見又得稍均勞逸必更精審乞下禮部相度施行取進止

乞試院差官治雜事劄子

臣竊見祖宗時知貢舉官止以出題校藝為職專意掄選天下之士間得奇偉絶異之才由其用心精一也承平日久舉人寖多比歲以來法令益密知舉官受接詞狀兼知雜事日力常若不給為之者無不告勞非復如曩時之優裕也夫承平之世政事所宜從容況選賢取士朝廷必慎擇其人付以文柄今乃疲獘於吏事如此恐非設貢舉之意也臣愚欲乞每遇貢舉别差禮部郎官一員專治雜事凡詞狀之類委知舉官判送檢法施

行庶使知舉官專意於考校以副陛下求賢之意取進

止

上殿論試院事劄子 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三知舉院對垂拱殿

臣等伏覩省試舉人尚書禮部貢舉一案文書吏人並隨過貢院知舉官所治乃是禮部侍郎官之職事務繁冗有妨考校臣等欲乞今後省試差禮部郎官一員專治雜務令知舉官得專意考校又考試刑法舉人準例差官十四人員數過多亦妨本寺治事臣等詢問可以

減半據今舉就試人數只合差官七人欲乞今後減半差官若就試人增減數多即所差官亦隨數增減其專治牒親戚官止令考試刑法官一員兼領並乞下禮部施行取進止

畏天劄子同日留對

臣伏見今月一日日食不盡如鈎見者駭懼以為數十年來日食之異未有如此之甚者也臣聞日食者陰侵陽臣侵君也自古陰盛陽微小人浸長虧損人君之明

則謫見於天日為之食陛下初御前殿聽政月朔之日
皇天見異以儆聖心雖言語丁寧不過於此矣陛下所
宜恐懼修省以答天戒深思變異之來殆由人事有以
感致之務在安靜以寧人心夫天人之際相去不遠應
如影響不可不畏能應之以德則災變而為福異變而
為祥不能應之以德則重違天意何由消弭臣恐邪人
佞臣欲寛陛下聖慮或言日食自有定數又云天道遠
而難知此乃小人誤國之言非聖人畏天之意也惟陛

下留神省察臣不勝灼怛憂國之至取進止

恤民劄子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惻怛愛民出於誠心一有災傷則遣使賑救倉廩府庫無所愛惜十年之間凡兩出內庫錢十萬緡以賜京師寒凍之民祖宗之時唯是蠲放欠負未聞賜錢如此之多陛下德澤深厚乃古聖帝明王之用心也然而天災流行民食猶難臣訪聞河北諸郡聚饑民所在以數萬若今歲夏秋更一不熟不知國

力何以繼之臣願陛下更與執政大臣圖救民之術朝
廷政事宜務安靜無所作為專聽於民左右從之未有
民安而國不安民和而天不應者也陛下養民如子視
民如傷今民方饑困尤當以安之為急唯陛下深留聖
思以固邦本天下幸甚取進止

薦講讀官劄子

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
備顧問裨益聖學追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

薦引故臣每思得人聞達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為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鬲所懷不敢不吐露於陛下臣之愚見可充講讀者具列如後

讀官

王存 蘇軾 趙彦若 鄭雍

講官

程頤 孔武仲 吕希哲 吕大臨 吴師仁

右王存端方厚重素有人望前已執政若使之進讀足以重經筵之選蘇軾文章為天下第一其名亞於司馬光但忌嫉之者多此在陛下主張而用之耳趙彥若父師民以經行淳懿久侍仁宗書筵彥若德性類其先人博學多聞詳練故事去年為其子得罪其情可亮非有大過不宜久棄鄭雍自為中書舍人臣嘗言其可備講讀雍自居言職風望愈髙今讀官猶有闕員此四人者實允衆論程頤本末臣別具劄子論列孔武仲學問該

洽講說明白仁宗時賈昌朝曾公亮皆以知制誥兼講職今武仲若以中書舍人兼職自如故事呂希哲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甞言此子不欺暗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謂可備勸講今已五十四歲但希哲是臣妻兄故臣久不敢稱薦今將去朝廷竊謂言之可以無嫌更乞陛下詢問大臣參考其人呂大臨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學行如古人臣雖不熟識然知之甚久亦以宰相之弟故不敢言陛下素知臣不附執政又臣已乞外任故

不自疑望陛下記其姓名以備它日選用吳師仁自為
布衣以行誼稱於士大夫元祐初朝廷特名為學官衆
論皆謂師仁宜入侍經筵臣前後已三薦師仁更乞采
於衆論臣誠狂愚惟陛下裁赦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

二

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名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
郎充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之待种
放亦不過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夫舉

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也陛下用頤實為希濶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踈則固有之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

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葢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為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葢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多是以自古處士入朝未有無謗

毀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取進止

朝辭論卹刑劄子 紹聖元年閏四月二日垂拱殿

臣竊以先王欽恤庶獄務在於寬刑期無刑葢非得已國家一祖五宗以聖繼聖以仁繼仁哀矜於民率用中

典此所以祈天永命垂百三十年太平之本也臣伏覩
陛下聖性仁厚有堯舜成康之質比聞有司奏獄多務
從寛臣願陛下長守此意操之勿失有勸陛下嚴刑峻
法以威肅四方者宜拒而勿聽陛下為民父母海内皆
赤子也人君之勢其尊如天其不測如神誰敢不畏何
患威之不立而必嚴刑以肅之惟陛下聖意專主於寛
仁如天地之涵養萬物則刑罰庶可清省矣臣久侍經
幄無所裨補今將遠違左右思所以助陛下施陰德益

福祚結人心者莫先於此故不敢不言伏望陛下深留
聖心天下幸甚取進止

范太史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范太史集卷二十七

宋 范祖禹 撰

進故事

唐太宗幸洛陽宮苑謂侍臣曰煬帝作此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之徒内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昔周公名公之相成王一話一言未嘗不以夏桀商紂為戒也其臣危亡之言不絶於口

其君危亡之言不絶於耳故天下國家可得而安

也唐太宗見隋煬帝亡國故親至其宮苑而以諂

諛掩蔽誡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

存而不敢怠矣此三王所由興也

漢昭帝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

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

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臣祖禹謹按大戴禮保傅傳曰昔者周成王幼在

襁褓之中名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

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及太子少長則入於學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正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

道得矣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中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問則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

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
切直正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也
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文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
之丞丞者丞天子之遺忘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
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
而舉無過事商周之前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
有此具也天子不論先聖之德不知國君畜民之
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

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戒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與侈於左右近臣吝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不從太師之言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

俯仰視瞻無儀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廢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悅喜不以義賜與奪讓不以節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宴私安所易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飢而惏自取玩好自執器

皿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

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風雨雷雹之眚凡此

其屬太史之任也昭帝先通保傅傳謂此書也

唐太宗縱死囚使歸家期以秋來就死皆如期自詣朝

堂上皆赦之

臣祖禹以為太宗縱天下死囚皆如期自歸此由

至仁愛人至誠感物之所致也書曰好生之德洽

于民心太宗之謂矣

唐明皇東封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
上謂張説曰曏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
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餼牽
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
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如三人者不勞
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
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

臣祖禹以為漢武帝好用慘酷之吏故董仲舒以

守令未得人為言夫一郡守不得人則千里之地受其害一縣令不得人則百里之地受其害欲天下之民皆得其所莫如選擇守令之為急也唐明皇東封過諸州而懷魏濟宋皆有良守亦足見其時州郡多得人矣豈非姚崇宋璟為相之效乎

太宗至道元年正月望夜御乾元樓觀燈名司空致仕李昉賜坐於御榻之側慰撫良久酌御樽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上觀京城繁盛親指前朝坊巷省寺之所今

拓為通衢長廊因曰晉高祖優柔無斷稔成奸惡少主昏蒙卒至亡滅洎至漢朝其政愈亂致蘇逢吉史弘肇輩互相猜貳李崧之族枉陷塗炭是時京城人情倉惶殆無生意豈暇營繕都邑乎昉對曰晉漢之事老臣備經今陛下恭勤治道聽政無倦是致四海清晏輦轂繁盛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耳朕不以繁華為樂蓋以民安為安

仁宗嘉祐七年上元御宣德門召近臣宗室觀燈酒行

上顧左右曰朕非欲獨為遊觀此因歲時與萬姓同樂
耳漢制立春秋日下寬大書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
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
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
臣祖禹曰闕七行

唐舊制雅俗之樂皆隷太常明皇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開元二年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宫女使習之又選妓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庭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為上

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
獵為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臣祖禹曰昔紂作靡靡之樂北里之舞以亡其國
明皇即位之初留意聲樂故其末年躭樂奢侈以
致大亂幾亡天下人君所好可不慎哉夫太常掌
天地人之禮郊廟之樂舜命伯夷典禮夔典樂之
職也以明皇之好音猶不使雅俗相雜國朝祖宗
以來教坊宴樂隸宣徽院自宣徽院廢乃屬太常

以鄭衛之樂瀆典禮之司此有司官制之失也

漢高祖七年丞相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

臣祖禹曰禹卑宮室孔子美之曰吾無間然矣周宣王初即位更為儉宮室小宗廟而致中興之功

詩人歌之蕭何不能以道佐漢祖乃襲亡秦之奢侈創業之君一言一動子孫視傚此乃武帝千門萬户所以興也臣恭聞太祖皇帝詔宮殿之制准得赤白累聖遵守不敢有加儉德之美過於漢祖遠矣

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文德皇后謂帝曰誰觸忤陛下帝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廷帝大驚曰皇后何為若是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

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帝乃悅

臣祖禹曰詩人美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國家將興必有淑哲之配儆戒以成君子之德若長孫皇后感悟太宗其可謂賢矣

後漢建武初任延拜武威太守光武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唐太宗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魏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慶善樂者文德之舞

漢武帝建元三年上始為微行嘗以夜出自稱平陽侯旦明入南山下射虎豕狐兎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止有溺耳且疑上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覩上狀貌而

異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名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郎

臣祖禹曰仁宗皇帝皇祐二年四月御邇英閣讀漢書東方朔傳至武帝微行數出仁宗曰帝王每出須中嚴外辦何容易如此侍讀丁度對曰武帝以承平日久藉文景之資所以窮志極欲仁宗曰若安寧之時常思危亡之戒豈有後悔臣愚竊謂

武帝以天子之尊而好狂夫之遊困於逆旅幾至為殆考其行事足為永戒仁宗皇帝特發德音所以垂訓萬世也

唐肅宗為太子時常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臂臑肱骨也臑奴到反）明皇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汙漫在刀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而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祿當如是愛惜

臣祖禹曰明皇教太子愛惜福祿不棄一餅可謂

知稼穡之艱難矣然於其身窮極奢侈用財物如糞土卒致天下大亂何其明於子而闇於已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明皇之謂矣

史記樂書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致猶深審也樂由中出故治心也易平易直正直子諒愛信也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若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威如神也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

躬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禮自外作心故治身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入之謂利欲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易輕易也故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内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顔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輝動於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鄭玄曰德輝顔色潤澤也理容貌進止也孫炎曰德輝明惠也理言行也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臣祖禹謹案禮記樂記祭儀皆載此語司馬遷取之以為樂書蓋古之君子傳先王之法言論禮樂之本而造於道德之精微孔子之門人祖述而傳之亦猶大學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之說也此學者所當盡心而人君所宜留意臣是以敢獻之

唐明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

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後祿山反既克長安
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詣洛陽
司馬光論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
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唯恐奉養之過以勞
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
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
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
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遷生民塗炭乃知人

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史記吳世家吳王僚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畀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

臣祖禹曰疆埸之事常起於細微故兩女子爭桑而吳楚相攻由漢以來守邊之吏或忿爭細故或徼幸功賞以怒鄰敵至兵連禍結而國家受其敗

人君不知者多矣可不戒哉

漢光武建武八年帝自征隗囂隴右潰囂奔西城遣大司馬吳漢征南大將軍岑彭圍之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命虎牙大將軍蓋延建威大將軍耿弇攻之頴川盜賊寇沒屬縣河東守守兵亦叛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車駕還宮勅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臣祖禹曰漢光武以兵定天下中興漢室是時隗

囂據隴公孫述據蜀未得息師光武厭苦軍事雖

謀臣猛將衆多猶曰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其憂畏

如此葢深知百姓疾苦懲用兵之為天下害也

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春郎顗上書其四事曰易

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僣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

施於人也陰僣陽者禄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

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

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猳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臣聞

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

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耀（比頻也時恭陵百丈廡災仍有光耀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宿麥若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畜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

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
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夏大旱秋鮮卑入馬
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畧如顗言
臣祖禹曰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故漢世儒者各以
所學推言災異其言多驗臣恭聞仁宗皇帝最深
洪範之學每有變異恐懼修省必求其端近世學
者廢而不習人君奉順天道不可不留意也
漢文帝時賈誼上書曰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

月所以明有敬也[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下朝直遥反]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樂詩名也齊或作薺又作茨音才私反]趨中肆夏[亦樂詩名趨疾步也][凡此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音竹仲反]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鼂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

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内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

臣祖禹曰賈誼之學本於詩禮故欲人君知禮義鼂錯之學本於刑名故欲人君知術數三代之君以禮義治故下以誠應之秦漢之君以術數治故下以詐應之人主臨制羣臣聽言受事錯皆以為術數而不知聖人之道無二唯一以至誠而已唐

太宗猶恥以權數接臣下而況於三代之主乎 闕

臣祖禹曰自唐天寶之亂兵革不息訖於五代後周顯德凡二百十有五年天下分裂為八九生民糜爛於兵周世宗以雄武之才在位六年南征北伐以强中國雖綱紀稍振而大功未成太祖受命削平僭亂然後海内為一蓋天將啓太平之運以授聖人世宗征伐之功實為有宋開創之基也觀周顯德以前治少而亂多然後知本朝百三十餘

年中外晏安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可不兢兢業業以守之哉 闕

臣祖禹曰古者至治之世麟鳳在郊藪龜龍游宮
沼河出圖洛出書舜之時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文
王之興鸑鷟鳴於岐山聖人在上則四靈爲畜所
以謂之瑞也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一角獸若麃
然有司以爲麟武帝博謀羣臣而終軍上對宜因

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
丘帝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臣竊考元狩之間
有淮南衡山之獄坐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
令察武帝方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命衛青霍去
病等將兵連歲出征匈奴亦數入為寇於是天下
騷然倉庫空虛貧民流徙乃與公卿議白金及皮
幣以奪商賈之利取諸侯之財吏民犯法者不可
勝數於是酷吏用事多至公卿而繡衣直指之使

斬斷於外當此之時生民如處於鑪炭之上然則何以致天地之和氣麟曷為出哉昔魯哀公十四年西狩於大野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麟於魯出非其時惟聖人識之故春秋書獲麟武帝得一角獸而有司謂之麟終軍因勸以改元封禪甚矣羣臣之諛也後世言帝王窮兵黷武嚴刑峻法者必曰秦皇漢武益以始皇無道而武帝亦近似之矣考其行事豈獨武

帝之過哉其臣諛佞以成之也孟子曰長君之惡
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漢之羣臣豈不然哉

乾隆御覽之寶

范太史集卷二十七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李維瀛